

心上的喀喇昆仑

■陈学海

★ 相爱相守

王爱丽至今保留着那些信。见到我时,她将那些信从衣柜里拿出来。这么多年过去,信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,邮戳也看不清了。但她一封都没丢,用一根红丝带扎着。

信是她爱人许士良写的,似乎仍带着喀喇昆仑的雪意。信里,记录着他们的爱情。

2002年盛夏,在南京农业大学的梧桐树荫下,王爱丽收到了一封盖着新疆泽普邮戳的信。信封边角磨损,沾着淡淡的油渍,邮戳日期已是半个多月前。

她撕开信封,一张照片滑落——一寸草不生的山峦,终年不化的积雪,一个穿着军大衣,脸庞黝黑的年轻人站在哨所前,笑得露出白牙。信很短:“爱丽,这里海拔5170米,氧气只有内地的一半。但我每天值勤的时候,都能看见最亮的星星。想你。”

她后来回忆,那个下午南京很热,知了叫个不停。她坐在梧桐树下,把信读了3遍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浙江常山第三中学的操场上,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正在演讲,他声音洪亮、手势有力。正读初三的王爱丽坐在台下观看。

“那是许士良,高三的,学生会主席。”旁边的表姐悄悄告诉她。王爱丽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
表姐和许士良是同班同学,还是邻居。上下学的路上,王爱丽和许士良时常会打个照面。

1994年12月,许士良穿上军装,登上西去的列车。4年后,许士良从原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毕业,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。他被分配到天文点边防连。

那一年,王爱丽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。因为年少时的好感,他们渐渐有了书信联系。许士良的信住往要走1个月,从天文点边防连下山,到三十里营房,再到叶城,然后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,才能到南京。

2002年,王爱丽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。那年暑假,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



定:去新疆,去看许士良。

经过70多个小时的火车和40多个小时的大巴,她辗转到了喀什,距离许士良的驻地泽普还有200多公里。

在泽普,她等了7天。山上下来的人说:“路不通。”她就天天到汽车连打听,见着穿军装的就问:“您是从天文点下来的吗?”到第7天,她终于搭上一辆上山送物资的卡车。

一路驶去,要翻越3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达坂。车子在“之”字形的山路上盘旋,一边是刀削般的峭壁,一边是万丈深渊。每过一个弯,她的手心就攥出一把汗。司机看她脸色发白,问她要不要吸氧。她摇头,死死抓着扶手。“我就是想看看,他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。”后来她对我说。

当许士良站在连队门口迎接她时,她几乎认不出那个记忆里的面庞——他瘦了,黑了,脸颊上顶着两团高原红,嘴唇裂了口子。可他笑得那么灿烂。

“那次去南疆,第一次见到边防是什么样?”王爱丽说,“那些年轻的战士,经受着高原的风霜,让人看着心疼。”

有一年,许士良从三十里营房打来电话。那时手机还不普及,边防线上通信更是困难。许士良辗转找到一部卫星

电话——那是连队为数不多的“宝贝”。

号码拨通后,许士良第一句话是:“爱丽,我在三十里营房,这里海拔3700多米,比天文点低很多,可舒服了。”

电话那头的杂音很大,像风灌进话筒一般。王爱丽听着许士良的声音,心想:什么叫“可舒服了”?3700多米的海拔,含氧量只有内地的70%,普通人走快几步都要喘。她知道,他是怕她担心。

2004年夏天,王爱丽第三次上山。那时,许士良调到了边防团汽车连,负责跑边防一线。他们一起去了三十里营房,当晚在库地兵站住宿。

库地达坂,是新藏线上的一个险隘。那天中午还是艳阳高照,下午突然变了天。乌云从山头压下来,几分钟后,就是大雪纷飞,能见度不足10米。司机不敢再开,把车靠向路边。许士良跳下车,站在风雪中指挥。

王爱丽趴在车窗上,看着那个穿着军大衣的身影,在漫天雪花中挥动手臂。雪落在他的肩上、帽子上,很快积起薄薄一层。他像一座雕塑,钉在那个路口。

她想,这便是“军人的职责”。那一刻,她心中涌起强烈的感动。

第二年,研究生毕业的王爱丽再次上山,与许士良完婚。“既然他铆在

★ 祖孙缘

■郝东红

一个战士,却受益于你的多次保护和救助,我一定要报答你!”

奶奶回答:“你是战士,在战场杀敌;我是护士,在后方救治你。我们各尽职责,你不用感谢我!”

后来,那名伤员康复后重返战场。1957年,奶奶接到命令从朝鲜回国。那名伤员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,提前跑到火车站等了两天来为奶奶送行。就是那时,奶奶与他留下了那张合影。

听完奶奶讲述的与浪漫毫无关联的往事,翟岚心里充满了感动。她也更加明白了奶奶说的护士是“光荣的职业”。

光阴荏苒。军校毕业后,翟岚被分配到部队医院老干部病房工作。那里住着很多年事已高的老红军、老八路。每天打针、发药、值班、查房的工作周而复始,也渐渐消磨了翟岚的激情。

★ 岁月有情

20年前,翟岚报考军校时与期待中的临床医学专业失之交臂,走进了护理系的大门。当全家为翟岚惋惜时,只有奶奶不以为意,反而为翟岚能继承自己的“衣钵”倍感自豪。

奶奶在部队医院当了一辈子护士,从小护士到护士长,最后从护理岗位上光荣退休。她和爷爷在战场上相识、相知,后来又将“革命友谊”转变为“相濡以沫”的爱情,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在奶奶泛黄的旧相册里,有一张保存完好的黑白照片。照片是奶奶与一位不知姓名的军人在火车站拍摄的。

“奶奶,这位帅哥是谁?你们一起拍照,不怕爷爷‘吃醋’吗?”翟岚曾经不止一次这样问奶奶。但奶奶总是说,炮火连天的,谁有心思谈情说爱,我跟你爷爷也是回国后才在一起的。

那天,看到翟岚又为自己的考试分数懊恼,抗拒即将学习的护理专业,奶奶主动拿出了她的旧相册,说起了那张照片。

那年冬天,抗美援朝战场上天寒地冻,最低气温接近零下40摄氏度。从战



喀喇昆仑,那我就上山来办婚礼吧。”婚礼就在泽普县城驻军家属院临时申请的一间小屋里举办,他们请战友们吃了顿饭。屋子的窗户朝北,光线不太好,王爱丽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她从集镇上买来一块碎花布,做了窗帘;又淘来一个旧书架,摆上许士良的军功章和两人的合影。

婚后,王爱丽依旧在上海打拼,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。与丈夫两地分居,她需要一个人面对职场的压力,以及等待那些迟到的情书。

有一次,许士良在电话里问她:“你后悔吗?”

她反问:“后悔什么?”

“后悔找个当兵的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我后悔的是,没能早点上山看你。”

休假时,同事们大多去著名的旅游景点度假,王爱丽却在每年夏季准时请假,背上行囊,踏上那条通往高原的路。

后来,他们的儿子出生了,许士良脱下军装,转业回到上海。王爱丽在上海开启了创业历程。

今年他们的儿子许泽华读高二,年前一家人搬进了新买的房子,把老家的父母也接了过来,热热闹闹过了个年。时间过得真快。

可有些东西,时间改变不了。

我看着眼前这对夫妻。当年哨位上的那个新兵,已是中年;他妻子的眼角也添了细纹。可他们笑起来的样子,还像当年一样。

“当年,是你追的爱丽,还是爱丽追的你?”我问许士良。

他笑了,笑得很爽朗:“是她追的我!追到天边!”

“别听他瞎说。是他先给我写信的。”王爱丽在一旁忍不住反驳道。

“但你回信了。”

“你写得那么好,我能不回吗?”

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,像两个孩子。窗外,传来阵阵蝉鸣,梧桐树的叶子在晚风中沙沙作响,江南的夏夜浸润着湿润的气息。

我想起喀喇昆仑的风。那里的风又硬又冷,打在脸上生疼。可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地方,依然生长着顽强的爱情。

有一天,翟岚管床的老红军去世了。护士长让翟岚一起给老红军换上新军装。

换军装的过程短暂而又漫长。老红军的脖梗、四肢上被战火烙下的疤痕,仿佛仍在述说往日的功勋,让翟岚心里一阵阵发烫。

后来翟岚也当上了护士长。她依然延续着在老同志过世后为他们换衣服的传统。

寒来暑往,一转眼翟岚已在护理岗位上工作了17个年头。被组织批准转业后,向军旗告别的那天,翟岚最后一次穿着军装、套上白大褂,走进病区查房。时光让她真正明白了奶奶当初的坚守与热爱。她想,往后的日子,她定然也会如奶奶那般时常回忆,并无比自豪地谈起那些守护官兵健康的往事。

★ 家庭秀

妈妈的臂弯像摇篮
在营区的阳光下摇啊摇
爸爸的脸上带着笑
他的掌心轻推开
变出我心爱的小坦克

我托摸炮塔和履带
齿轮的声响咔嚓哒
仿佛把军歌开怀唱

微风暖洋洋
拂过爸爸的脸庞妈妈的发
带着我们的笑声
在蓝天下回响
曾 泽配文

近日,新疆军区某部干部陈洪磊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陈洪磊利用休息时间陪伴家人。

陈 德摄

★ 念 亲 恩

上次我回乡探亲,闲来整理书柜,无意间翻出20年前我入伍后写给家里的19封家信。这些信一封未落,被整整齐齐地叠放于塑料盒中。

霎时,我心头像打翻了五味瓶,弥漫着惊喜与愧疚。没想到我写下的字字句句,都被父亲妥善珍藏,而他写给我的回信,却早被年少粗心的我遗失在岁月里。

这厚厚一沓家书,纸页泛黄发脆、墨迹深浅斑驳。再次看到它们,我百感交集,20年前的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。

因家境拮据,我高考后没能继续读大学,选择了进城打工。到第二年的征兵季,父亲帮我报了名。我顺利通过了体检、政审。那年冬天,在父亲的目送中,我踏上了去北方军营的列车。

后来,父亲得知邻居家儿子在当兵期间考上了军校,便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。我的母亲早年去世,家里一直靠父亲务农维持生计。父亲曾做过村广播员,会写文章。备考过程中,我开始写家信,向父亲诉说心中的志忑。那时农村的家里还没装电话,写信是唯一的通讯方式。

轻轻翻开一封家书,纸页间密密麻麻,写满了我当初寄回家的数理化难题。我鼻尖猛地一酸,眼眶瞬间发热……

当兵第二年,我通过了第一轮摸底考核,有机会进入考学集训队。得知消息的父亲欣喜万分,连夜提笔回信,字字殷切。

此时的我压力巨大。高中毕业许久,很多知识点我都已淡忘,理工科知识更是生疏,从头拾起谈何容易。我平时要训练执勤,个人时间所剩无几,身边战友有人帮我亦是爱莫能助。眼看不会做的理科题越积越多,就在我困顿焦灼、几近动摇之时,父亲的信来了。他让我把不会的题邮寄回家,由他去请教我母校的老师。

为了帮我解惑答疑,头发花白的父亲骑着自行车,经过几条乡间小路,先到邮局取信,拿出我抄写的习题,再赶去相距十几里路的高中,敲开老师办公室的门。

我至今记得,那段时间,父亲的回信总是如期而至。每封信里,都有老师用红笔逐题标注的解题思路,有的难题还会附上手写的演算纸。此外,还有父亲写下的饱含鼓励与宽慰的字句:“勤能补拙,要相信努力肯定有回报”“做好手头清楚的事,不想远处模糊的”“尽力就行,无愧于心”……

这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,陪伴我度过那段拼搏的日子,让我褪去年少稚气,告别懵懂莽撞,一步步沉淀心性,踏

★ 军娃天地

暮色漫过营区的梧桐树梢,把天边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色。

结束训练回到家属院,我发现10个月大的女儿正盯着卧室墙角的摄像头,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看着眼前的场景,我会心一笑,知道肯定又是丈夫通过摄像头在跟女儿说话。

我和丈夫都是军人,每年聚少离多。女儿年纪小,晚上睡觉时间比较早。丈夫加班后与我视频通话想看看孩子时,往往女儿已经入睡。于是,我在卧室加装了一个摄像头,连上丈夫的手机,方便他随时察看孩子的动态。如今,这小小的摄像头,成了连接一家三口的纽带,也蕴藏着属于我们的温暖牵挂。

工作的间隙,丈夫经常会打开手机,察看摄像头里的画面。女儿扶着床围栏摇摇晃晃地学站,小腿蹬得很用劲,却没能站稳,一屁股坐回床上,又立刻咯咯笑着爬起来。这时,摄像头里就会传出丈夫的声音:“宁宁,笑得这么开心呀!”

摄像头的语音功能,成了爸爸的神奇“魔法”。孩子虽然见不到爸爸的脸,但摄像头里每天都会传来温柔的声音。

距离上次丈夫休假归队已经过去2个月,宁宁似乎已经忘记了爸爸的存在。可每当听到爸爸的声音,她会立马放下手中的玩具,抬头看向摄像头的方向。

自从我装了这个摄像头,宁宁就习惯了隔着摄像头看爸爸,习惯了用“咿呀”的方式回应摄像头里的声音。

前段时间,我抱着女儿在卧室玩,故意对着摄像头喊:“宁宁,爸爸在哪里呀?”话音刚落,原本挥舞着小手的她突然停下动作,小脑袋转向摄像头的方向,黑亮的眼睛眨了眨,然后伸出胖乎乎的手指,指向了墙角的摄像头。

“爸爸……”女儿的发音虽然不大清楚,却瞬间让我鼻子一酸。

★ 家书里的父爱

最终,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军校。得知消息后,我立即拨通家里刚安装的座机。电话接通后,我听到那头传来父亲哽咽发颤的嗓音:“好啊,好啊……”后来听弟弟讲,父亲当时高兴得掩面而泣。

去军校报到前,我穿着军装回了一趟家。父亲见到我满脸欢喜,带着我在村里走了一圈,逢人就说:“我儿子考上军校啦!”在乡亲们的祝贺声里,父亲的脸上漾着从未有过的光彩。

军校离家不远,父亲执意要送我去报到。他替我拎着行李箱,陪我换乘公交车,几番辗转,终于抵达军校门口。告别时,我冲父亲挥挥手:“放心吧,我会加油的!”他朝我竖起大拇指,随即转身离去。

我以为这只是寻常别离,却没想到人世间的福祸难测。我上学的第二年,父亲因车祸住进重症监护室。我赶到时,他已昏迷不醒。我攥着他的手,不断诉说着心里话,可惜他再也听不见了。

逝者已矣,我与父亲书信往来的那些旧日时光,依旧刻骨铭心。我还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的话:“做人做事要宽厚,要一步一个脚印,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……”

如今我也成了一位父亲,更懂得当年父亲用一生的宽厚与踏实,为我铺就成长的路。这份沉甸甸的父爱,顺着泛黄的信纸,漫过20年时光,永远镌刻在我心间。

实前行。

最终,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军校。得知消息后,我立即拨通家里刚安装的座机。电话接通后,我听到那头传来父亲哽咽发颤的嗓音:“好啊,好啊……”后来听弟弟讲,父亲当时高兴得掩面而泣。

去军校报到前,我穿着军装回了一趟家。父亲见到我满脸欢喜,带着我在村里走了一圈,逢人就说:“我儿子考上军校啦!”在乡亲们的祝贺声里,父亲的脸上漾着从未有过的光彩。

军校离家不远,父亲执意要送我去报到。他替我拎着行李箱,陪我换乘公交车,几番辗转,终于抵达军校门口。告别时,我冲父亲挥挥手:“放心吧,我会加油的!”他朝我竖起大拇指,随即转身离去。

我以为这只是寻常别离,却没想到人世间的福祸难测。我上学的第二年,父亲因车祸住进重症监护室。我赶到时,他已昏迷不醒。我攥着他的手,不断诉说着心里话,可惜他再也听不见了。

逝者已矣,我与父亲书信往来的那些旧日时光,依旧刻骨铭心。我还记得父亲曾对我说过的话:“做人做事要宽厚,要一步一个脚印,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……”

如今我也成了一位父亲,更懂得当年父亲用一生的宽厚与踏实,为我铺就成长的路。这份沉甸甸的父爱,顺着泛黄的信纸,漫过20年时光,永远镌刻在我心间。

从那以后,这个小游戏成了我们母女俩的日常。看到女儿对着摄像头喊“爸爸”,我会拿起手机录下视频,发给丈夫:“你看,宁宁又想你啦。”

丈夫曾告诉我,女儿在摄像头里的一举一动,是他最期待看到的画面。他看着女儿从只会躺着哭闹,到会翻身、会坐、会爬;看着她长出乳牙,对着摄像头咯咯笑;看着她扶着床围栏学着站起来。那些细碎的瞬间,让他得以拼凑出女儿完整的日常。

因为孩子太小,我工作又很忙,只好请婆婆从老家来帮忙照看孩子。一天晚上,等孩子睡下之后,我偶然发现婆婆拿着手机盯着一个摄像画面看。

我凑上前一看,画面上是老家的客厅,公公正坐在椅子上看电视。

“妈,你手机里还能看老家的画面呢!”我轻声说道。

“你爸自己在家,我经常用摄像头看看他,这样就能放心了。”婆婆面带微笑地抬头。

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,轻轻抱住了婆婆,说:“妈,谢谢您!这么大年纪了,还来帮我们带孩子。”

“一家人说啥谢不谢的,宁宁这么可爱,我每天也很高兴。”因为我突如其来的拥抱,婆婆有些局促,但还是略显僵硬地抱住了我。

亲人之间虽然隔着千山万水,隔着清晨和深夜,隔着方寸屏幕,但心中的牵挂一直都在。那些藏在摄像头里的关切,让家庭的温情,有了具体的模样,也让坚守的岁月,有了温柔的回响。

我的女儿在一天天长大。她或许还不懂,爸爸妈妈为何总是来去匆匆,不懂摄像头为何总是连着远方。但她总有一天会明白,屏幕两端所连接的,是爸爸妈妈的爱。

现在,每到中午或傍晚,丈夫依然会打开手机看看女儿,婆婆依然会守着孩子,时不时看一眼老家的监控。日子依旧,牵挂也依旧。

“爸爸……”女儿的发音虽然不大清楚,却瞬间让我鼻子一酸。